


Ani / 李謙珣

阿嬤的看護Ani回印尼了，沒有她幫忙，老家的父親輩忙亂不堪，各房媳婦們甚至開始起了分工上的爭執。我想大家除了身體上的勞累，心裡也有揮別了一個久識的朋友那樣隱約的空虛。

「這次回印尼是真的了，不要回來的！」她說，語氣裡的踏實感和興奮的臉蛋相互輝映。是返鄉也是展開一段探險，她要回去跟男友結婚，隨後正式在家鄉開啟新生活。還記得她回去前說，想要買零食還有童裝回去給小學四年級的兒子。或許因為上次見面時兒子還是不會走路的小兒，她買的衣服尺寸對於十一歲的男孩子來說很可能太小，但是在她的極力堅持之下，最後還是裝了差點塞不進電梯的一大紙箱的愛運回她的家鄉。


入選獎



我總以為在我們家工作很快樂，至少在家裡輕鬆的氣氛之下，她在臺灣的生活在經濟與心靈上都尚稱舒適。如今想來自己顯得自大，直到我們接手她離開以後的日常瑣事，才感受到她在臺灣工作的艱難。失智的阿嬤像個幼兒一樣執拗，陰晴不定的靈魂清醒時在年老的軀殼裡憂傷不已，混沌時被生理需求驅動，疲憊、飢餓便發脾氣揮打家人。失去大小便控制後，緊接著是吞嚥困難讓每一餐成為磨難，從嘴角流洩而出的粥水沾濕了老人脖子上的圍兜，那點點水痕儼然是身為親人卻無能的印記；睡前沒有Ani熟悉的身影，阿嬤皺縮的臉龐嵌滿焦慮。我們似乎沒能讓阿嬤像以往一樣舒適的老去，而以前Ani在的時候，日子不曾這般狼狽。

雖然Ani在我們面前總是平靜溫柔，但我們是不是無意間讓她的生活更辛苦了呢？逢年過節，家族裡的熱鬧歡愉是否喚醒她隱藏的寂寞？牆壁上家族合照裡，阿嬤身邊的Ani依舊淺淺笑著，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了。看似融入陌生家族的群體生活裡，或許這三年來Ani的生命一直獨居。我想起她總是在阿嬤睡下後在頂樓和家人視訊，滔滔說著我們聽不懂的語言。手機傳來童稚的兒歌聲，她蹲著的背影笑地花枝亂顫；臺北城陷入沉睡的午夜時分，街坊的燈火一一熄滅，然而在發著光的小小螢幕裡，她回到真正的家。

入選獎



開學以後，在課堂裡看印尼時我總是想起Ani。對於這個國家我不再是只是個宗教、政治的研究者，因為那也是一個所愛之人安生的地方。我想像著她和丈夫與孩子走在投影片上灑滿陽光的街景裡，喝著瓶身結霜的伊斯蘭可樂，用她最熟悉的語言談笑風生；知道她回到一個不再需要她孤軍奮戰的國度，真好。我曾經以為這段主雇關係的宗旨，在於我們家帶給Ani的家人更好的生活，殊不知在她離開以後，才意識到原來不只是阿嬤，整個家族都如孩童般仰賴她一起生活。

我想家裡的手忙腳亂還會持續好一陣子吧，直到下一個披著頭巾的救世主出現那天。

入選獎